

周恩来为何一直没有回故乡

淮安不远,却没成行

1941 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

淮安近在咫尺,但为什么最终还是没能成行呢? 1991 年 10 月 25 日,周恩来的生前卫士韩福裕揭开了谜底:1950 年 1 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动员干部过好“土改关”所作的报告中,曾坦陈自己的思乡之情,以及 4 年前没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说:“那时我就想从南京到淮安去看看。”“但我考虑再三,终究没有回去。当时我考虑是下边 3 个原因: 一、淮安当时虽是解放区,但我判断出蒋介石迟早是要打内战的。如果我当时回去了,一些因我回去而见过我的亲友等人,有的必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二、当时我们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属的苏皖边区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后,周、万两家我的亲戚中会有部分人因为与我这层关系而给地方土改带来困难。三、当时时局不稳,我回淮安就必然牵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地方各级领导,给

他们增加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烦。”

平生最恨“衣锦还乡”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曾谈到,她的爸爸周恩寿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没能回淮安老家看看, 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时,伯伯不准”。

周恩寿退休以后, 他不止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回家看看的请求。有一回, 周恩寿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西花厅观赏盛开的海棠花, 周恩寿乘着周恩来兴致很高的机会委婉地说:“哥哥,听尔辉来信说,驸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旧, 尤其是你住过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县委已经说了,要帮着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里面的几户人搬出来。要不要我回去一次,看看怎么修?”

周恩来随即明确回答说:“不用了。淮安县委来人,我已经给他们讲过了。院里的住户不需搬迁,我们的房子, 尤其是我住过的房子,要塌就让塌掉,塌平了最好,不许翻盖维修,更不允许搞什么纪念馆组织群众参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只要活着,就不许搞。”

01 号烈属证之谜

1941 年 1 月的一天,在位于兰州的国民党第八战区指挥部,一份绝密名单被送往政治部办公室,名单上的人都是身居兰州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看着名单,政治部主任曾扩情的情绪立刻复杂起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份黑名单上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一直非常赏识的贴身秘书。几天后,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秘书——从德滋被秘密逮捕。

“九一八”事变后,由进步人士主办的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当局反动政策、宣传抗日救国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经过搜寻,他们发现很多文章都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笔下——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的一名中尉,这个人

名叫从德滋。没过多久,国民党便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身份,将他羁押。

1934 年 9 月 3 日, 在关押 78 天后,从德滋突然被明令释放。而救他的人正是张学良。张学良对从德滋的才华和抱负称赞有加,出狱后不久,还让他担任了自己的机要秘书。

“淞沪会战”后,从德滋和妻子王竹青回到远在山西汾阳的老家。但没过多久,从德滋就神秘地消失了。原来,当他得知八路军总部就在山西后,便设法再次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从德滋开始了他的秘密使命——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

对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来说, 从德滋并不陌生。很快,

段祺瑞外孙女的人生路

在上海虹口区东江湾路, 有一栋已有 50 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 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就住在这里。如今, 她已 87 岁高龄。

段家和袁家的联姻

当年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中有 3 名大将, 人称北洋三杰的“龙”、“虎”、“狗”,分别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其中,段祺瑞风头最劲。他在清朝时就已官至一品;进入民国,当过陆军总长、内阁总理,直至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

段祺瑞不仅是袁世凯的亲信,还是袁世凯的女婿。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吴氏去世后,第二年袁世凯就把自己的义女张佩蘅许配给了段祺瑞。张佩蘅原本是袁世凯表哥的女儿,在袁府很受尊崇,袁府上下都称她大小姐。袁迪新的母亲段式巽,便是段祺瑞和张佩蘅所生。

袁迪新父母的婚姻,是段家和袁家这两个最具权势家族的二度联姻。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是袁世凯的侄孙。袁世凯的弟弟袁世辅只有一个儿子袁克庄,袁克庄又只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袁家鼐,全家视为宝贝。

1922 年,袁迪新出生了。此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多年,袁家在京城早就风光不再。袁迪新的父亲袁家鼐三代单传, 只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袁迪新受宠爱的程度可想而知。可惜,袁家鼐体弱多病,只活了 49 岁。

1926 年,北洋政府由段祺瑞执政。3 月 18 日,北平学生因抗议日本等八国要求北洋政府撤出天津大沽口军备的无理通牒,举行“三·一八”请愿游行。段祺瑞政府悍然开枪,当场打死 47 人, 伤 200 余人,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一段青梅竹马的情缘

在强大的压力下,段祺瑞被迫下野,退居天津。袁迪新便是在退隐的外公身边长大的。袁迪新说:“每天早上起来,外公头件事便是念经诵佛,待吃过早饭,他的部下便过来,帮他整理编选历年来的诗文,准备刊印一部诗集。午睡之后,外公例则是下围棋, 晚上打麻将。”

1936 年 11 月 2 日, 段祺瑞在上海病逝。段家就此分家。那时,14 岁的袁迪新正在上海光华附中上学。

正值豆蔻年华的袁迪新出落得亭亭玉立,她学习成绩优异,英文尤佳, 不少豪门子弟都倾心于她。但袁迪新心中,早已有了心仪的对象, 那就是段家二表哥段昌义。“我们青梅竹马,其实他和段家没有血缘关系,是我舅母的姐姐和一个德国人生的混血儿,后被舅母

即便如此,周恩寿仍希望有商量的余地:“你是总理, 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个,难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吗?”

周恩来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不能,就因为你是周恩来的弟弟! 你想想,如果你回去,县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吗? 添麻烦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不让亲友获得特权和照顾

周秉德曾听成元功等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员算过一次,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两年间,前来敲西花厅大门、自称是周恩来亲戚的不少于 100 人。

1963 年 7 月 22 日, 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 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 100 多人。”正因为如此,1964 年 6 月,周恩来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对亲属问题, 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

02 号烈属证之谜

“失业”的从德滋就利用曾扩情这层关系,以求取谋生为借口顺利进入政治部, 担任了曾扩情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特殊使命。这期间,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从德滋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和信息。

随着关系网络的不断扩大,从德滋获取情报的渠道也逐渐增多。一首名为《无花果》的诗就是从德滋在此期间写下的;纵然是花儿不在枝头开, 你仍将切切秋意结硕果。

深知地下工作特殊性和重要性的从德滋,希望自己像诗中所写的这样,甘愿像一颗无花果,没有绚烂绽放的过程,只求默默奉献自己的果实。

1941 年,从德滋的一系列举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怀疑,曾扩

03 号烈属证之谜

情几次找从德滋谈话探听口气。

“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情再次找从德滋谈话,态度愈加反常。

这一年的腊月二十三, 恰好是妻子王竹青的生日, 正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晚饭的时候, 曾扩情以过小年的名义邀请从德滋去吃晚饭。从德滋临行前嘱咐妻子:如果晚上 8 时我还不回来, 你就想办法赶快转移,一定要把孩子看好……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然而,在家中焦急等待着的王竹青却始终没能再听到丈夫熟悉的脚步声。

1942 年 4 月 19 日, 因病高烧不退的从德滋在狱中去世,年仅 32 岁。1950 年冬,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确认革命烈士, 寻找烈士家属,并多方打听从德滋一家的下落。不久, 一张由中央领导签署的 01 号烈属证颁发到了从德滋家属的手中。

1993 年, 92 岁高龄的段式巽, 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母亲直到最后, 也没有对她的行为有过一点懊悔, 她的个性很好强, 即便自己的婚姻不幸, 也从来不讲”。前几年, 袁迪新又送走了她的丈夫。

如今, 虽然家境贫寒, 但袁迪新却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有很多人后来都发达了, 但却不愿与他们联系。 “联系他们, 不正就是想和人家要钱吗? 不! 反正好日子我也去过, 现在这样也可以了”。袁迪新感慨: “这辈子我做过大小姐, 也做过劳动者, 作为女人, 唯一的遗憾就是年轻时, 没有得到自己的爱情。”

鲁迅曾想创作《杨贵妃》

鲁迅一向推崇盛唐文化, 上世纪 20 年代,他对杨贵妃的题材颇感兴趣,曾着意搜集材料, 酝酿创作一部大型历史剧《杨贵妃》。

有了写作的打算,但是鲁迅久久没有动笔,原因是没有机会去西安一带体味实景物和风土人情。1924 年,恰好西北大学邀请鲁迅赴陕西作学术讲座,他欣然允诺。

此次, 鲁迅对唐代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先在临潼逗留, 特地来到华清池就浴。到达西安后,第二天就去碑林观赏了精美碑刻。鲁迅还在讲学之暇,游览了大雁塔等名胜,观看了富于西北风采的秦腔戏。

遗憾的是,这次赴西安的实地考察并没有促成《杨贵妃》剧本的创作,相反挫伤了鲁迅的创作热情。主要原因是当时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局面以及西安的残破荒凉的景况,使鲁迅大失所望。

后来,鲁迅在给日本朋友的信中也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从此以后,鲁迅就再也没有提起过《杨贵妃》的创作。

(摘自《世界新闻报》)

梅兰芳一错成经典

梅兰芳大师的琴师、86 岁高龄的姜凤山老先生做客央视,做了一期有关梅兰芳的专题节目, 他讲述了一期梅大师的往事。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而且,那个错误已经成为沿用至今的经典。

那是早年,梅大师与人合演《白蛇传》。梅大师在剧中饰演白娘子。剧中,白娘子有一个动作,就是面对负心的丈夫许仙追赶、跪在地上哀求的时候,她爱恨交加、五味杂陈,就用一根手指头去戳许仙的脑门儿。

不想,梅大师用力过大,跪在那里扮演许仙的演员毫无防备,向后仰去。这是剧情里没有设计的动作。眼见许仙就要倒地,怎么办? 梅大师下意识地用双手去扶许仙。许仙是被扶住了,没有倒下。可梅大师马上意识到,我是白娘子,他是负心郎许仙,我去扶他不合常理,这戏不就演砸了吗? 梅大师随机应变,在扶住他的同时,又轻轻推了他一下。所以,剧情就由原来的一戳变成了一戳、一扶和一推,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白娘子对许仙爱恨交织的复杂心情。这个动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在以后的演出中,梅大师就沿用了这个动作,而且,其他剧种也都移植采用了这个动作处理,于是,这个动作成了经典之作。

(摘自《新周报》)

气出来的《陋室铭》

唐代诗人、著名作家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进士,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因他参加过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大臣,被贬至安徽省和州当通判。

按当时的规定, 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夏的屋子。可是,和州策知县是个见利而为的小人,目光势利,他见刘禹锡被贬而来,便多方刁难。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县城南门,面江而居。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不但没有埋怨,反而很高兴,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面对大江观白帆, 身在和州思争辩。”

他这个举动气坏了策知县, 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自是别有一番风趣,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也没有计较,依然安心住下,读书作文。并因景生情,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新居:“杨柳青青江水平, 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他自是悠然自得,又把刘禹锡的住房再度调到城中,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半年时间,刘禹锡连搬 3 次家,住房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便想这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了,遂愤然提笔写下《陋室铭》一文,并请人刻于石头上,立在门前。

人间沧桑, 策知县早已化作黄土泥沙,而刘禹锡所作的《陋室铭》一文,却是光照历史,流传千古,至今仍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

(摘自《中华传奇》)